

36岁大学生唐尚珺： 十六年“高考钉子户”的 执着、争议与新生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张晗

2025年9月17日下午，广州大学城，36岁的大二学生唐尚珺刚刚上完一门公共必修课。从2024年9月入学至今，他在华南师范大学校园已完整读完一学年，这也是他首次完成一年以上的大学生活。

唐尚珺曾被称为“高考钉子户”，从2009年至2024年，共参加了16次高考，多次在收到录取通知书后，又重新复读。直到去年，他考入华师信息工程专业，才真正结束了漫长的复读生涯。

在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时，他坦言，这一年，是自己16年来第一次真正告别高三、真正成为了一名大学生——尽管外界的质疑从未停止，内心的挣扎也时常浮现，但他终于在这条迂回曲折的人生路上，踏出了“向前走，不回头”的一步。

一 “我的确占用了公共资源，是不应该这样做的”

基础款白色T恤、黑色运动裤，唐尚珺常以这个形象出现在媒体面前。瘦高的他戴一副半框眼镜，背双肩包，一直以来的校园生活令他保留着一些学生气质。他与记者说话时，常常先低头思考，或者看向别处，声音很轻。肩中有淡淡川字纹，高兴时也只是腼腆地笑，却往往在不经意间，牵动了脸上的皱纹。

2024年，唐尚珺为自己整整走了16年的高三生涯画上句号，迈进了华师校门。从最开始的各方关注，到校园里的好奇打量变成寻常招呼，一切似乎开始调适。同学们和他一起打篮球、去路演弹吉他，拉着他讨论哪门课程太难，私下传授他增加绩点的方法。大一大二，课表排得很满，他几乎

每天都有“早八”，要为高数、C语言和专业课头疼，还要克服内向性格，组队完成小组作业。他也经历了学习方式的变化，高中的题海战术不再有效，课堂上的领悟需要归纳和形成“方法论”，课后需要查资料钻研、巩固。

唐尚珺很享受这些调适的过程，“更主动，比以前更自在”。精神上放松以后，他要考虑的也多了，未来的发展、家庭的责任……每周，他会给广西老家母亲打一次电话，母亲催他赶快毕业，又催他赶快解决个人问题，他只好劝慰说，“有些事需要缘分。”

唐尚珺的双肩包里常装着书和相机，这是他现在生活的两个重心。像所有大学生一样，他也担心期末会挂科，像所有自媒体博主一样，他也需要及时

记录素材。上大学后，他的账号开始更新，周一两条视频、一次直播。

无论是纪录片主人公还是生活博主，都是唐尚珺在“高考了16次”后的意外之“果”。高考季，他的活动邀约不断。如今，他已能坦然面对好评与恶评，“有人骂我占用资源，有人夸我坚持，我都接受，毕竟路是自己选的。”

曾有公众质疑他，在多次高考中填报志愿却未就读、可能挤占他人机会，唐尚珺坦言，“接受所有批评”。他承认，自己当时更多是从个人角度出发，未能站在更广阔的立场看待问题。如今看来，“我的确占用了公共资源，是不应该这样做的”。面对舆论指责，他表示，无可辩解，对这些批评全盘接受。

二 十六载高考路：亲情、执念与突破循环

唐尚珺出生在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公安村，那里距离最近的镇子有24公里，平常只有一班公车往返。村里家家户户种甘蔗，一吨甘蔗500元，算下来每户一年凭此收入一两万元。他的一个哥哥、三个姐姐都没上高中，一家几口住在红砖房里。在纪录片《高十》里，唐尚珺曾说：“农村这个圈，很多人讨厌在这里待着，很多人挣扎了一辈子都没逃出这个圈。”那时，考上大学意味着可以永远离开这片甘蔗地。

他高中就读于重点中学，2009年，第一次高考，372分，只能上专科。那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复读。2014年，当导演何汉立找他拍《高十》时，唐尚珺正躺在家里读“高八”——他将家里的学费和生活费用去复读，在镜头前悄悄写下“梦想是中科大”几个字。过年回家前，他换上皮夹克，告诉家人他在一家名叫“顺丰”的公司打工。在《高十》的结尾，唐尚珺收到了中国政法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他终于向家人坦白了所有真相。

然而喜悦或愤怒都没有发生。唐尚珺的父亲在那时被确诊肺癌。《高十》的镜头里，病床前，父亲嘴角的血结了痂，他说这张录取通知书让自己“病都减轻了一半”，还说“这种精神值得敬佩，将来必定青出于蓝胜于蓝”。母亲坐在院子里神色紧张听完了唐尚珺的坦白，紧皱的眉头终于放松，她抚摸着录取通知书，却只认得那里印着的儿子照片。她告诉唐尚珺，自己不怪他瞒着，“生有时，死有命。你要到大学专心读书，不要担心家里”。病房里，蓝色的录取通知书被钦州二院白色的病床单映得格外显眼，唐尚珺说：“突然觉得一切都不重要了，考上什么大学都不重要，只有亲情才是最重要的。”

“我父亲一辈子卡里就只有八万块，”他喉结滚动了一下，“学校说复读给十万奖金，这笔钱能用来给父亲化疗，我心动了，真的心动了。”那年夏天，在何汉立的帮助下，唐尚珺带着父母去了北京，游览了故宫、天安门和中国政法大学。9月，唐尚珺瞒着所有人回到高三复读教室。然而，那十万元奖金终究没能去给父亲治病，新农合医保报销了大部分治疗费用。2018年，唐尚珺的父亲因肺癌离世，接到消息时，唐尚珺告诉家人他现在就从“北京”赶回去。

高考的执念仿佛变成魔咒，《高十》的播出将唐尚珺推到风口浪尖，也将他再次推入这场循环。曾经，他真正的梦想是考上清华，复读的十多年间，他的成绩也在不断进步，2019年，唐尚珺考出了他至今的“最高分”646分，被重庆大学录取；2022年，又被上海交通大学录取。然而，他始终不满意，“当你一年比一年考得好的时候，就想再拼一把，说不定下一年就考上清华了”。

在复读循环中，“高分+奖金+复读”构成一场“甜蜜诱惑”。在广西百色等地的复读学校，唐尚珺享受着教师公寓待遇和每月生活费补贴，600分以上的奖金和假期打零工挣的钱成了主要收入来源。那些年，除了节假日回家陪陪母亲、做做农活，其他

时间都在补习学校度过，“我老想着等哪一年考上心仪的大学后再告诉家里，这样他们就不用承担其中的煎熬。”直到2023年，哥哥偶然发现补习学校的光荣榜上，有唐尚珺的名字，这个隐藏了多年的秘密，才彻底曝光。

“我姐哭着问我为什么不去上海交大，还说我以后再考不到那么好的学校了。”母亲则是将担心融入了日常，反复对他说：“人家同龄孩子都上幼儿园了。”家人的焦虑像警钟敲醒了他，唐尚珺的“清华梦”开始褪色，他更换了报考目标，“年龄不等人，也学到了上限”，他坦言，“而且不想再让家人担心了”。

2024年，唐尚珺正式入读华南师范大学信息工程专业。



今年暑假，唐尚珺骑行去新疆途中，经过梅里雪山时留影 受访者供图



大二学生唐尚珺 张晗摄

三 社交账号里的自我呈现与公众审视

每到假期，唐尚珺都会回家看看。从广州到老家要一天时间，他要先去南宁，再到钦州，最后开哥哥姐姐的车回到村里。“有人看到我每次开的车都不一样，就问‘珺哥你又换车了’，其实都是他们的，我哪有车。”这么多年，家里的水泥砖房还是老样子，78岁的老母亲一个人住着，养了一些鸡。

如今，唐尚珺的账号一共202条作品，这些作品有关高考、大学生活，更多则是他和母亲的日常。他带母亲去西安、去峨眉山，去看兵马俑、陪她第一次看雪。他曾说，母亲是他唯一的牵挂。去年，刚入学一个多月，平时很少主动打电话的母亲突然问他，是不是又从大学退学了。“对母亲，我有最大的亏欠，不为别的，就为这个，也不会再回头了。”

他的视频里也有许多回家做农活的片段。暑假，他6点半起床和母亲一起去种玉米，扛着锄头去地里翻土、播种；龙眼熟了，他爬树去摘，和母亲一起到集市摆摊；后山的桉树倒了，他带着工具去固定；房顶的灯不亮了，他买来零件拆换开关。他做饭、杀鸭子、蒸青团、包包子……今年开学前，他给家里换了个冰箱，让母亲可以多存点菜肉，不用天天去集市上买。那个十年

前对着镜头说“要考大学离开农村这个圈”的青年，如今早已将农村教给他的生活经验，用来熨帖他人和自己的

生活。去年年底，唐尚珺的侄子建议他可以接点广告。经济独立是他多年的坚持，从2015年起，他就没向家里要过一分钱，复读时靠学校奖金，现在则通过助学贷款交学费、自媒体收入覆盖生活费。“直到去年年底，对我的讨论少一些时，我才敢接广告。”他说。

自媒体博主身份为他带来不少争议。刚入校时，有人去唐尚珺的宿舍偷拍，影响到其他人的正常生活，室友申请改换宿舍，唐尚珺为此专门向室友道歉。

也有些人默默“监督”他的一举一动。几个月前，百度“唐尚珺吧”网友向学校举报唐尚珺多次无故旷课，证据之一是其工作日的社交平台IP地址显示不在广东，举报者向校长信箱投送，并建议学校开除唐尚珺。此事发酵后，唐尚珺对此专门发布了视频回应，并表示自己都是走了正规程序请假。事实上，自入学以来，有关唐尚珺的投诉时有发生，按照规定，他的辅导员每次都要撰写详细材料回复。

四 “不要像我一样，这条路走了这么多年”

2025年暑假，唐尚珺完成了骑行去新疆的梦想。其中西藏段连续二三十公里的上坡路，他不得不下车步行，“但看到雪山冰川的那一刻，所有辛苦都值得了。始终向前走，每过一个坡，风景就好一点。高考也是这样，每次坚持不下去时就想，再努力，也许会更好。”途经广西百色时，复读学校特意为他举办了欢送仪式，这个曾给他提供奖金的地方，见证了他从考生到大学生的蜕变。

骑行让他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，那个原来可以不用只靠高考就能出去看看的世界。回来后，唐尚珺的人生规划发生了微妙变化。原本一心想考研去北大的他，开始认真考虑创业：“读完大学就能创业，有机会工作，为什么不去做呢？”年龄焦虑就像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“毕业快40岁了，考公找工作都受限，不如自己闯一条路”。他计划结合自媒体经验，在教育或电商领域尝试，“总之要快点立足”。

如今的他依然迷茫。他最终，还是没能描述出他想象中的大学是什么

模样。“从来没有一个引路人告诉我该怎么走，或者告诉我不要再回头了”。其实，老师曾劝他早点入学，朋友曾苦口婆心分析利弊，家人更是焦虑万分，但他，从前在复读路上越走越远。当被问及现在的梦想，这个曾执着于“清华梦”的学生认真思考后说：“就想放假回家把房子修好，多陪陪母亲。”

“混沌的过去，逐渐明朗的现在，充满挑战的未来。”唐尚珺用三个词概括了当前的人生。如果时间能够倒流，他对记者说，“我想过不止一次，2016年中国政法大学、2019年重庆大学、2022年上海交大，这三个节点，我都会选择入学。”

夕阳下，唐尚珺坐在广州大学城的江边，讲述着他的迷茫。这个场景让人想起纪录片《高十》里的画面，只是当年那个迷茫的复读生，如今眼中似乎多了几分从容。“如果有人和我当年一样”，他停顿了一下，语气格外认真，“我会说，复读一两年足够了，早点上大学，路有很多条。不要像我一样，这条路走了这么多年。真的，真的。”说完，他沉默了很久。

记者手记

当执念卸下以后

9月的大学，又一年新生军训正在校园里进行。唐尚珺刚从教学楼里下课出来，我们沿着校道边走边聊。路过林荫处，他说：“这边光线可能不够好。”早年参与纪录片拍摄的经历，让他对镜头多了些自然的敏感。问答间，他语气始终平和，有耐心，却也透着学业繁重带来的疲惫。

我们走到江边，正值夕阳西下。他说起对未来的打算，言辞间有些许迷茫。那一刻，我恍惚又看到11年前那个在广西小河边徘徊迷茫的年轻人。时间流转，问题却似乎从未走远。

我请他弹一首《老男孩》。他没说话，骑电动车带我到江边。手指拨动，响起的却是《海阔天空》。他粤语不算太准，琴声偶尔生涩，但声音落在江风里，飘得很远。采访中，他手机不时亮起，大多是工作消息。那个曾经16次踏入考场的背影，正慢慢融入现实生活，成为一个为今天和明天忙碌的普通人。

几次见面，那个被符号化的“高考钉子户”渐渐淡去，留下的是一个普通人的真实质地。16年高考路的终点，是另一段人生的起点，虽然来得晚了些，但终究，他还是走到了这里。

羊城晚报

A5

漫读周末

· 人世間

2025年9月20日

星期六

责编 潘玮倩

美编 湛晓晔

校对 桂晴

有本版新闻线索
请扫码加群爆料

